



难忘儿时小人书

●杨文晋

小时候,母亲在一个远离县城的、位于高山上的小山村教书,父亲在一家工厂里上班,我与祖母在老家生活,父亲给我买了一些连环画,以聊解我的寂寞。精美的画面、跌宕的情节、简洁的文字,一本本连环画让我爱不释手,也让我足不出户——成天躲在楼上看。

虽然识字不多,但好在小人书以图画为主,连蒙带猜,基本上也是八九不离十,于是星期天就成了我的节日。在这一天,父亲晚上要骑着自行车赶半小时的路回家看我们。自留地上农活、家务事的处理就够他忙乎的,好不容易忙完了一天的活,我就开始缠着他给我讲故事。在尝试了几次后,父亲有点吃不消了,于是给我立下规定:平时要把不认识的字用铅笔圈出来,讲故事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。为了能听到连环画里的故事,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“不平等条约”。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吃完饭,放下碗筷,我早早地拿来连环画,坐在床上把书摊开。就着美孚灯微弱的灯光,他先教我书中不认识的字,然后给我讲书中的故事。那时连环画的体裁基本上都是革命故事,于是,我慢慢地从书里知道了黄继光、董存瑞、邱少云、小兵张嘎、三进山城等故事。有时候父亲太累,讲着讲着就睡着了,我一推,他就闭着眼睛条件反射地讲起了“曹操八十万大军过独木桥”的故事。

过了两年,我们全家跟着父亲住在县城的工厂宿舍里,大人给我买了许多历史故事的连环画,我又被书中机灵的孙悟空、睿智的诸葛亮、忠义的有关云长、鲁莽的张飞、愚忠的宋江和多情的贾宝玉所吸引。平时坐在一条小木凳上,一看就是三四个小时,吃饭时也是边吃边看、目不转睛、手不释卷,以至祖母说我洒在桌上的饭喂一只鸡还绰绰有余,母亲笑着说这是“家风”。吃完饭,我匆匆放下筷子又捧起小人书,有时甚至顾不上擦嘴巴。

我将连环画分类按顺序放在一个大纸箱中,不轻易借人。因为之前曾发生过好几次“意外”事件:有一次,祖母趁我不在的时候拿了两本小人书借

给表姑,结果在我一再讨要下,表姑只还回了一本《说岳传》中的《青龙山》,并且书的封面已被钢笔涂了一大片,金兀术的脸上还长出了红色的长“胡子”,另外一本《杨家将》系列的《杨七郎打擂》则不知道被谁借走了。此后,又发生了好几次类似的事件,不是丢了书,就是被弄得“面目全非”。这样的事一多,我就自己画了一张表,谁要借书就得在上面登记。

渐渐地,我读的小人书越来越多。先是四大名著、后来是《历代战争故事》、《说岳传》、《杨家将》等许许多多精彩的传奇故事,这些小人书大大丰富了我的童年生活,更开阔了我的视野。每读完一本小人书,我就张罗着叫来几个小伙伴围坐一起看连环画,他们几个很快地将小脑袋凑在一起,目不转睛、津津有味地盯着那黑白相间、线条简洁明快的图画和图下那简单的故事说明。看完后,我就像个小老师一样给他们讲书中的故事,虽然自己也是似懂非懂,有时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发挥,但他们听得很认真。慢慢地,我成为小伙伴里懂得最多的人,名声甚至还一度传到了大人们的耳中。有位叔叔夸奖我懂得多,说我不但知道《三国》中五虎上将的名,还能写出他们的字。

上学后,学校里也有几位喜欢连环画的玩伴,大家互通有无,交换着看,并且相约着不能上课看,不然被老师没收了要负责赔偿损失。在这期间,父亲厂里从云南调来一位叔叔,他家有許多连环画,在相互熟悉后我就去他家里看书,像《宋史》、《前后汉演义》等整整两大纸箱的连环画被我利用前后大约三四个星期在他家看完。虽然两家前后排,但为了节约时间、多看点书,我都不回家,有时祖母和母亲送饭过来,有时中饭和晚饭就顺理成章地在叔叔家“将就”了。也在这期间,县里的工人文化宫在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等重大节日开放,阅览室专门有一个地方放连环画。两张桌子上放着连环画,为了防止书丢失、被盗,工作人员将许多连环画串在一根小铁条上,再将小铁条固定在

一张大桌子上。由于不能坐着以正常的体位看,阅读总是很费力,但丝毫没有影响我和其他小朋友的阅读兴致。我们歪着头、斜着眼,往往一待一整天,直到闭馆落锁为止。那时候新华书店在卖的连环画,像《东周列国故事》、《唐朝故事》等成套的,我常常是一买好几本。

连环画看多了,就深受其影响了。我先是模仿书中的模样用铅丝做了一个武器“戈”。虽然粗陋,但我还是一有机会就喜欢在同伴面前显摆。写日记在许多孩子看来是无事可写,而我正好相反,觉得内容很多,只要将看过的连环画写一下,就是一篇日记。慢慢地,班级里的同学也学会了我的新“八股文”。有一次,老师上课讲到杜甫《绝句》中的一句“门泊东吴万里船”。在他还没开始讲解前,我就嘀咕了一句:“是《三国演义》里面的东吴,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。”老师愣了愣,说,这位同学说得有点对,不过书里的解释说是停泊着来自遥远吴国的船。还有一次,老师在上《武松打虎》这节课时,为了活跃课堂气氛,也为了了解学生的知识面,问我们能说出多少水浒英雄的绰号,我生怕被其他同学抢先,没举手就站了起来,一口气说出了三十多个。五年级,老师的公开课《将相和》放在学校大礼堂上,下面坐着许多县教育局和学校的领导。在讲课时,他要我介绍这方面的历史背景,我一讲就讲了五六分钟,直到他叫了五声“坐下”后才坐下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、学业的加重,此后的许多年,我慢慢地淡忘了连环画,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网站,里面有许多连环画,并划分为经典名著、说书演义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革命战争、武侠传奇、侦探反特、外国作品等,一下子让我童年的记忆复活了,我马上将网址放在电脑的收藏夹中,迫不及待地阅读起来!

每当想起连环画,我总喜欢搬出这些薄薄册页,一本接一本地翻阅,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中,找寻那些已经逝去的却倍感亲切的童年记忆。

地名掌故

大湾

因村处于大湾山西麓的山湾中,取名大湾。古名大湾潭,因村前过去有个潭,名叫大湾潭。

清属宁海县南乡西洞庄,民国属六鳌乡。1949年解放初属六教乡,1950年属前潭乡。1956年成立大湾初级社,属六教乡。1957年并入前潭高级社,1958年冬属六教管理区,1961年属六教公社前潭大队,1983年属六教乡大湾村。1987年10月,乡改镇,属六教镇。2013年11月行政区划调整后,属健跳镇。

大湾山神话

站在大湾山顶向东看,脚下是老王岭,老王岭前面崛起一块鹰脊岩,鹰脊岩下面是山嘴头,山嘴头有一块岩石,酷似蛇头。奇怪的是,老王岭西山脚山嘴的晒谷岩也酷似蛇头,人们称之为“两头蛇”。

大湾山东面是浩瀚的猫头洋。在长沙沙滩右前方的近海中,有一座圆似海龟背壳的小岛,叫青山。青山与西面的黄礁遥遥相对,中间隔着大海。涨潮时,波涛汹涌澎湃,渔民在这里捕鱼、抓蟹;退潮时,滩涂黝黑,人们在这里养蛭、养蚌。

这里,一切似乎都非常平静,可是谁也不会知道,几千年前,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鏖战。

故事的起因来自龙宫。一天,新当上龙宫宰相的东海龙王敖广的九太子癞头鼋(亦称“绿团鱼”)神秘失踪。敖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,赶忙派出虾兵蟹将四处寻找,把整个大海像梳理头发一样地篦了一遍,终于查出实况:原来是被长沙渔民用渔网逮去,卖给大湾村民杀了吃了,骨头埋在长沙村西面,已经变成了癞头岩。这还了得!敖广气得歇斯底里地狂叫:“命令全体水族出动,借潮没村,消灭长沙、大湾两村所有人等!”说完,海潮如山崩地裂般向长沙、大湾两村涌来。

却说老王岭头有两个蛇王正在百岩头上对奕,看见海龟元帅立在潮头率虾兵蟹将气势汹汹地扑上来,眼看就要淹没渔村,涂炭生灵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两蛇王奋不顾身出击。它们先用百岩头挡住了海潮的湮没,接着从左右两侧向海龟元帅包抄上来。海龟闪身往后一退,顺手抛出一个铜锤,砸向两蛇。说时迟,那时快,铜锤刚一着地,立即化为鹰脊岩向两蛇王压了下来。两蛇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逃窜。可是哪里来得及,鹰脊岩早已把他们的身体压在老王岭下,只剩下两只蛇头在外面,一只在东山脚下,一只在西山脚下。它们后来变成了长沙山嘴和晒谷岩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两头蛇”。

正在两蛇王旁边看奕的蜈蚣精见两蛇王壮烈牺牲,它义愤填膺地扑在海龟元帅脚上狠命地乱咬。就在这个时候,天上一声霹雳,将海龟和蜈蚣分开在长沙村前面东西两侧。接着,又是一声霹雳,将海龟击得粉身碎骨,沉在水中,蜈蚣也因精疲力竭,昏厥死亡。原来是海龟元帅因犯涂炭生灵罪被玉帝命雷神就地正法。后来海龟元帅变成了一座青山,勇士蜈蚣也变成了一座黄礁,与青山遥遥相对。朋友,现在你只要去青山脚下看一看,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蜈蚣在海龟身上爬过的脚印呢!

(讲述人 缪显潭)

俗语趣话

下来曰

指将来、未来,是一个时间概念,相对于现在所处的这个时刻而言的未来时间,它是一个时刻,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段。譬如:“你现在不好好读书,下来日是要后悔的!”

上伐林

指上阶段,上一个时间段,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区间段落。譬如:“我已经很久没看你出门了,上伐林你都在忙什么呢?”

盖霜冰

指结冰,又称冻结,表示水在零摄氏度以下由液态凝聚为固体状态,或江、河、湖、塘、近岸海面水冻结为冰的现象。譬如:“早上出门一看,河面都盖霜冰了,好冷!”